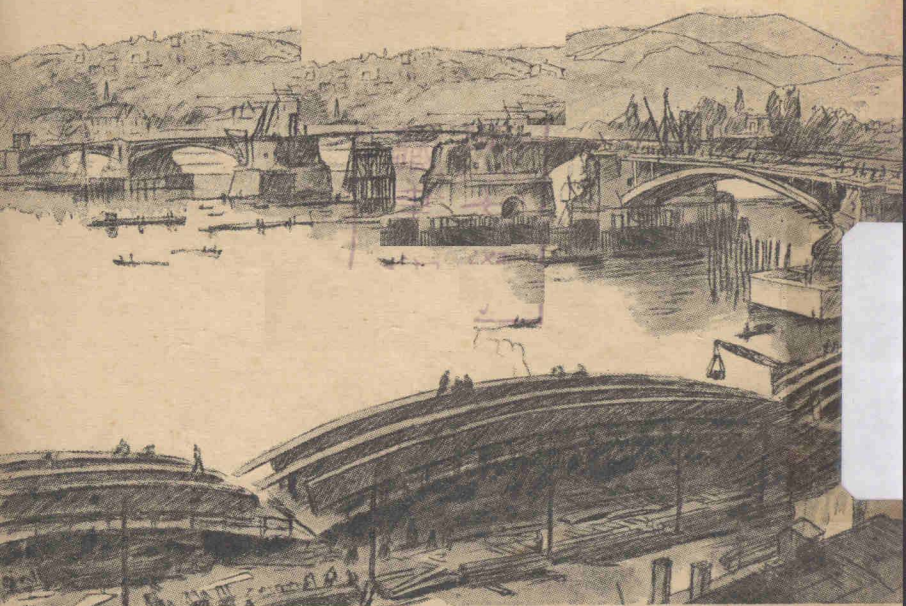


東歐雜記

馮玉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東 歐 雜 記

馮 至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一 • 北 京

總 58 單 16 32 開 111 定價頁

東 歐 雜 記

馮 至 著

* 版 權 所 有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5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3,800 元

目 錄

莫斯科·····	一
在斯大林時代裏·····	八
加利阿山頂與瑪利亞浴場·····	一五
一部電影與一齣歌劇·····	二二
五一前夕在德累斯頓·····	二七
青年與新生·····	三三
波茨坦紀遊·····	四〇
「黑暗的窟窿」·····	五〇
馬鈴薯甲蟲與蜜橘·····	五五
愛情詩與戰鬥詩·····	六三

伏契克「在絞索下寫的報告」……

新中國在東歐……

後記……

五

七

八

莫斯科

莫斯科，斯大林時代的莫斯科，你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北極星，那一顆發光的星辰不在瞻望着你？我來到你這裏，感到一種幸福，我離開你，也感到幸福。

這幸福是難以形容的：既不像舊日的香客們參拜了一座神廟載福回家了，也不像疲勞的旅客在一個旅館裏睡了一夜好覺又走上長途。這幸福是實際的，因為在你這裏我瞭解了許多事物；這幸福是理想的，因為從你這裏我望見世界上更多的美好的遠景。

我們的社會基層在改變，無論人或物都要隨着改變，只要他們不甘心死亡，就沒有件事會阻止他們從舊蛻化出來新，更沒有一座高山或深淵劃出新與舊的界限。這有八百年歷史的莫斯科就是一個好榜樣。許多歐洲的城市都靠着一條河，河這邊是老城，河那邊是新城。老城裏是彎曲的街道，擠得緊緊的房屋，留存着不少封建時代殘酷的遺

跡；新城多半是十八九世紀以來的產物，周圍的氣氛不是市民的庸俗便是勞動者的苦難。莫斯科卻沒有那樣的界限。臨近郊區的房屋和橋樑固然是新的，但莫斯科最古的核
心也是新的，克里姆林宮隨時都煥發出新的精神，瓦西里教堂也不斷更改它古老的面貌。
在中歐南歐有些市政廳或教堂的地窖裏還存留着中世紀的監獄、土牢、殘酷的刑具，使
人深深體會，法西斯的集中營和它們是一脈相傳的。但是在紅場上，在人民歡呼的紅場
上，如果不是歷史告訴我們說，我們絕不會想到這裏曾經樹立過絞架，流過無數人的血
淚。歷史博物館裏的一切也是新的活的，一開始就是從猿到人的圖像和模型，幾十萬年
前的歷史事實一點兒也沒有老，它生動地教育着現代的人，勞動創造世界。此後就是階
級社會的形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生活的對比，一世紀一世紀地看下去，最後看到十月
革命的前夕。我們從那裏出來，自然便會起了一個願望：到列寧博物館去，到革命博物
館去！莫斯科處處都能使我們領悟到，蘇聯最善於處理舊社會的遺產，絕不讓它們蹲在
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發了霉，生了銹，它讓它們發揮新的作用。

至於新的事物，則讓它盡量發展。政府放開遠大的眼光，勇敢計劃，人民在政府的
領導下，施展他們的智慧和毅力。我們聽人訴說運河的開鑿，斯大林汽車工廠宏大的

規模。我們聽人訴說，高爾基大街加寬路面時，有幾座六層大廈並不拆毀，而是把它們的基礎一分一寸地向後移動，住民和傢具都無須搬出，等到大廈在新的地基上穩定了，住民只須回答一次電話，「水電沒有毛病吧？」我們還聽說，德國法西斯的匪軍臨近莫斯科時，地下鐵道的修築並沒有一天停息，許多工人都上了前線，立刻有青年男女來補充；他們在工作中鍛鍊成具有專門技能的工人，並且有些人克服了意料不到的困難，成為英雄與模範，因為在戰時修築的那條隧道是通到斯大林工廠的，有四次經過莫斯科河底，人們在四十五公尺下的深處工作，要隨時和性質不同的地層與地下水戰鬥。

地下鐵道這艱巨的工程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偉大的氣魄。一提起地下，人們總會想到陰暗、狹窄、閉塞。但我們立在自動電梯上走入地下時，我們便覺得好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裏邊迎接我們的是光明、寬敞、新鮮的空氣。三十五座寬廣的車站，用烏拉爾、喬治亞、阿爾泰各地的大理石砌成，被人稱為現代的宮殿。是的，看了這些建築，我們再也不想去看歐洲的那些古代的堡壘和近代的宮苑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庸俗的市僧們說，「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尊重個性的。」請他們看一看這些車站吧。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設置，不同的色彩，沒有一座和另一座互相雷同。建築師，雕刻家，只要他們担任

起一個車站的設計，便充分地在這邊發揮出他們特殊的才能。才能最高的表現者也常常由於一座車站的完成獲得了斯大林獎金。那些市僧們又說，「社會主義國家是只求功利的。」也請他們看一看這些車站和隧道吧。這裏誠然是講求功利的，但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那樣只爲了公司股東的功利，而是爲了人民的利益。爲了人民的利益，才有那樣低微的票價和舒適的車輛，那樣充足的光線和新鮮的空氣，每座寬廣的車站裏才有那麼多富有教育意義的雄壯的石像或精巧的浮雕，美和實用才能得到那樣高度的配合。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市僧們，你們若是沒有看到這些，你們會夢想不到世界上有這麼偉大的事業，你們若是親眼看到了，再想一想你們一向的庸俗的議論，你們會慚愧地把頭低下去，啞口無言。

蘇聯政府愛它的人民。它教育他們，娛樂他們。沒有教育是呆板而枯燥的，沒有娛樂是荒唐而沒有風趣的。在這上邊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創造性。我們說的是星象館大講堂裏的人造天空。每次關於天文或地理的通俗講演完畢後，電光便在講堂的圓頂上照映出夜間的星空，天體在變化，星座在移動，最後星光漸漸稀少，東方發紅，國際歌的樂曲中擁出一輪紅日。——我們說的是大劇院旁的兒童劇院。這劇院是爲兒童設置

的：座位矮小，劇場並不小，觀眾小，觀眾在休息時間散步的大廳並不小。小觀眾們多半是集體去看戲，他們的情感和舞台上的表演融成一片，隨着戲劇情節的變化，我們會聽見舞台下有時哭，有時笑，有時憤怒，有時歡呼。裏邊空氣從開幕到閉幕始終是緊張的。但是觀眾們看完戲回到學校裏，教員就要領導他們討論這齣戲，分析這齣戲，從中挖掘問題，發現教育的意義。——我們說的是傀儡劇團。這劇團天才的導演者奧布拉索夫和他的同伴們，給那些用布和彈簧製成的「演員」輸入新的生命，不管「演員」扮演的「天方夜談」裏的美女，或是俄羅斯古代傳說中受難的英雄，或是童話裏寓言裏的一隻虎，一隻羊，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能刻劃出劇中人物的性格。這種簡單的，帶有原始性的藝術在奧布拉索夫手裏得到了新的發展，如今不只是兒童，就是許多成人也被它的魔力所吸引了。但這不只是精妙的技術，却也是一種教育，它加強了人的感覺，豐富了人的想像。——我們還要說到那些工人俱樂部，那些文化休息公園，那些少年營和少年宮，新穎的兒童讀物和兒童電影，哪一件不是蘇聯人民的新創造？無怪東歐的民主國家都異口同音地說：「在這上邊我們經驗太少了，我們要向蘇聯學習。」

克里姆林宮北有莫斯科大劇院，克里姆林宮南過了莫斯科河是特列傑亞柯夫畫院。大

劇院裏表演的和畫院裏陳列的形成一個對照。大劇院裏經常表演着巴雷舞劇。這種藝術，十五世紀時在意大利宮廷裏興起，後來在北方的彼得堡沙皇劇院中有了大的發展，如今蘇聯把它接受下來，看成國寶，不但在國內繼續培養，而且還介紹到外國去，傳授給東歐的民主國家。劇院裏沒有一天不是滿座的，誰要去看戲，必須在幾天前把票訂好，這證明蘇聯人民對它的喜愛。他們喜愛這有限的舞台上呈現出無限的奇景：暴風雨的海洋，夢境中金魚的游泳……一切自然界的壯觀和童話的幻境。他們更喜愛巴雷舞舞者的身體與音樂溶和，表演出各種不同的節奏。我們最初覺得，這些舞劇的內容太奇幻了，與現實隔離太遠了。但繼而一轉想，蘇聯的人民既然熱愛這種藝術，而這些舞劇的內容又是健康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中荒唐與淫靡的氣氛，人們為什麼不可以在一天的勞動後到一個美幻的世界裏開擴他們的心胸呢？——可是特列傑亞柯夫畫院就完全不同了。每幅畫都是現實，歷史的現實。我們經過中世紀的神像畫，十八世紀的貴族畫像，走入偉大的十九世紀。這裏沒有別克林的「死島」，馬內的「早餐」，以及那些印象派表現派的「靜物」和「裸體」。這裏畫的是沙皇時代俄羅斯人苦難的生活：移民在荒原裏的死亡，伏爾加河上的攬夫，父親從牢獄裏的歸來，近衛軍集體的被絞殺……沒有一個

國家的繪畫像這樣密切地和人民的生活與革命運動相接合的了。尤其是列平，他和托爾斯泰是分不開的，他好像給托爾斯泰的書畫插畫，托爾斯泰好像給他的畫作說明，他們都爲一個偉大的未來作準備——而且在這畫院裏也表現出那「偉大的未來」的實現：革命領袖的像，勝利的紅軍的像，英勇的工人和農人的像，農場裏的菜蔬是那樣新鮮，青年人的原野是那樣綠；一切都是肯定的、樂觀的、光明的。這些鮮明的色彩反映着蘇聯人的實際生活，正如大劇院的舞劇反映着蘇聯人的想像一般。

蘇聯人肯定的、樂觀的生活促使一切在發展。在這發展中不斷改變舊的，創造新的。莫斯科地下的鐵道還要繼續延長，地上的建築還要繼續增添。三百十七公尺高的蘇維埃宮的設計模型以及許多莫斯科的改造計劃都在向我們說，莫斯科的發展是無窮無盡的。

在白天，我們看見列寧墓前參拜者的行列是永久不斷的。

在夜裏，我們望着克里姆林宮塔頂上紅星的光芒是永久不滅的。

在斯大林時代裏

四月的布達佩斯是一座美麗的春城。匈牙利人愛好鮮明的色彩，這時，尤其是女人和小孩子，都穿上耀人眼目的衣裳。多瑙河中心馬爾基特島上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草地上整整齊齊擺列着鮮紅的長椅。我們在島上散步，向南望着河上的橋樑，談起五年前的戰爭。我們的主人向我們說，一九四四年冬季，德國的法西斯看着霍爾梯的反動政府在蘇軍的勝利中就要崩潰，於是，派兵佔領了匈牙利，盤踞了布達佩斯。布達佩斯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被蘇軍圍住。蘇軍不忍使布達佩斯的居民和建築成爲戰爭的犧牲，二十九日派出兩個使者，通知被包圍的法西斯軍隊不要作困獸的鬥爭，勸他們把城完好地交出來。但法西斯匪徒們不顧國際公法，使者剛走入他們的陣地，便被他們戕殺了。雖然如此，蘇軍還遵守斯大林的指令，不要傷害布達佩斯的居民和建築，在最劇烈的鬥爭中

沒有使用重砲。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蘇軍解放了多瑙河東的佩斯，法西斯匪徒們便把河上的橋樑一座一座地炸燬了。等到二月中旬，河西的布達，他們也保持不住時，他們又炸燬了他們的軍火庫，進行普遍的破壞，使布達佩斯大部分的房屋都變成廢墟。那時的布達佩斯哪裏是今天的這個樣子，人人都垂頭喪氣，說這座城非三十年不能恢復。但是現在呢，五年的功夫，布達佩斯又成爲一個美麗的、色彩鮮明的布達佩斯了！人們不只恢復了舊的，而且建築了新的。我們的主人用手指着北方多瑙河上游的一座正在興建的橋說：「這就是一座新的建築，斯大林橋。這完全是給工人建築的，因爲橋的一端是工廠，另一端是工人住區，從先工人到工廠，要繞一個很大的彎子，將來這座橋建築成功，工人便會得到許多方便，節省許多時間。」

事實上，不只布達佩斯，就是整個的匈牙利，在它四月四日全國解放時，人們的面前更是一片荒涼：法西斯匪徒們破壞了工廠，拖走了機器，燒燬了村莊，宰殺了牛馬；而且全國沒有剩下一輛載重汽車，鐵路毀掉百分之八十。人民忍受着飢餓，通貨膨脹打破一切歷史的紀錄。但是蘇聯並沒有把匈牙利當作戰敗國。它認爲一九四一年向蘇聯宣戰的是希特勒的幫兇霍爾梯反動政府，並不是匈牙利的人民，所以它剛剛把反動勢力從匈

牙利的土地上剷除出去，就立即向匈牙利人民伸出來援助的手。匈牙利的交通不能立即恢復，蘇聯在六月二十四日送給它二百五十輛載重汽車；農村裏沒有牛馬，蘇軍在九月二十四日送來許多牛馬；缺乏衣服，十月五日蘇聯運來了大批的棉花。這不過是戰後的第一年。此後我們便看見匈牙利對蘇聯的賠款一次一次地減低，蘇聯對匈牙利技術上與物質上的幫助却逐漸增加，致使匈牙利在工人黨積極的領導下提前完成了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頒佈的三年計劃，並且從今年起又規定了新的五年計劃。我們覺得匈牙利這五年內恢復與建設的迅速有些近於奇跡，但是匈牙利人總是這樣回答，「我們感謝斯大林！」

「不只是政治和經濟，」一天在匈牙利著作家協會裏，「喀爾巴阡山狂想曲」的作者伊利施·培拉向我說，「文化方面我們更要感謝蘇聯。在過去反動政府的統治時期，多少作家和藝術家都流亡外國，或是過着監獄生活，我們近代最偉大的無產階級詩人約塞夫在我們的詩歌裏添了許多豐富的內容與表現的方法，但是由於貧困與被迫害，在一九三六年自殺了，死時才三十四歲。如今我們都獲得自由，可以在自由的天地中創作了。蘇聯的文學在這五年內也大量地介紹過來，教育着我們下一代的青年。此後再也不會有人把普魯斯特或喬伊斯當作榜樣在死胡同裏尋求死路了。」

蘇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解放了匈牙利，並且給匈牙利送回來一百年前沙皇的軍隊從匈牙利手中奪去的自由的旗幟。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人民的反奧鬥爭已經快要勝利，但是俄國的沙皇派軍隊來支援奧皇，打散了匈牙利人民的軍隊，還搶走匈牙利人民的旗幟當作戰利品。如今匈牙利人民在蘇聯的幫助下獲得勝利，那些旗幟也回到人民的手裏。在盛大的遊行時，我會看見這些褪了色、受了傷的旗幟被人高高舉起，向前引路，發揚出湮沒了一百年的偉大的光輝。

與布達佩斯相對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弗爾塔瓦河上的橋樑和兩旁古代的建築却都沒有毀壞，但是人們談起來，這也要感謝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蘇軍已經在幾天前攻克柏林，布拉格的人民武裝了自己和納粹軍隊作激烈的戰鬥，他們佔據了無線電台和幾條重要的交通線。但是納粹軍隊還要垂死掙扎，使捷克的人民軍不能進展。人民軍利用電台向斯大林作緊急的呼籲，斯大林立即命令駐在柏林的烏克蘭綏的坦克部隊馳援捷克，於五月九日解放了布拉格。人們都說，「蘇軍來得神速，納粹軍隊沒有來得及破壞布拉格便撤退了。」隨着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全國也得到解放。

兩年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歷史上稀有的旱災，由於農產品的歉收要損失一百五

十億克朗。反動分子便利用這個機會推進他們政治的陰謀。他們千方百計製造饑餓和混亂，煽動人民對於人民民主的政體表示不滿。他們勸農民不要向政府售糧。地主和鄉村資本家們把他們收穫的四分之一都送入黑市。他們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越壞——越好」。但一般的農民和中農並不受他們的蠱惑，政府在這情形下還能收集起六萬六千輛車皮的糧食。這時，蘇聯却運來四萬輛車皮的穀類，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免於饑餓，並且幫助解放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度過了一個難關。

對於捷克，對於匈牙利，蘇聯盡了它偉大的幫助；就是對於戰敗的德國，它的幫助也沒有減少。遠在一九四二年，當納粹的軍隊在蘇聯的領土上橫行時，斯大林在二月廿三日就發表那偉大的命令，說紅軍並不要滅絕德國的人民與消滅德國的國家。所以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納粹政權一告終止，蘇聯人便不以勝利者自居，而是以輔助者的姿態來對待德國人民了。戰爭期內法西斯匪徒們從烏克蘭、波蘭各地掠奪來很多糧食，都堆集在柏林的倉庫裏，在崩潰的前夜，他們把這些倉庫全部燒燬，致使蘇軍攻入柏林後，槍聲還沒有停止，便不得不運來大批的麵包，救濟柏林的市民。東德的一些被破壞的工廠如今都恢復了，可是在它們沒有恢復時，當地的負責人常常被蘇聯的軍官問：「這些工廠